

「終於來到最緊張的時刻，今日決賽的冠軍是……陳一心同學！」司儀在台上激昂地宣布，我卻在台下目瞪口呆，措手不及。看著那金碧輝煌，一直夢寐以求，朝思暮想，心心念念的獎盃在陳一心手上。頓時，不甘、憤怒壓在心頭，彷彿有一個巨石壓在我身上，揮之不去。我，猶如一隻籠中鳥，嚮往著冠軍寶座，卻身陷囹圄，無處可飛。周遭震耳欲聾的掌聲，將我從震驚中清醒過來。低下頭，黯然輕撫我的古箏，不覺間，早已愴然淚下。

回看昔日，為了這場全城注目的琴技大賽，為了登上冠軍的寶座，為了得到榮耀，我朝朝暮暮埋首在弦線與音符之間。數月來，從初賽入圍，一路過五關斬六將來到總決賽，對那名利的執著越大，愈驅使我沒日沒夜坐在古箏前後反覆練習，時而不經意彈撥至日落，時而手指腫痛仍鏗而不捨。我，猶如一隻一心飛撲冠軍寶座的鳥兒，一往無前。

然而，那曾經的期望此刻轉化為篆刻在心頭的失望，我掛着兩行清淚，沉重接過工作人員遞來的評分紙。垂頭一看，只看見兩行大字殘酷地寫着：「指法技巧純熟，惟演奏情感空洞，音符沒有靈魂。」這短短兩句評語頃刻化作利刃直插內心。那種窒息的感受，是在我這短暫人生中最失望的一刻。過去的汗水、淚水付諸東流，以為近在咫尺的勝利原來這般遙不可及。悲憤、失落之感襲上心頭，那壓迫的感覺叫我喘不過氣來。

那時，在我身旁的朋友看見我的評分之後，嘲笑地說：「都說她沒有實力，能進入決賽，只不過是好運罷了。」我怒氣攻心地握著那張評分紙，彷彿要把它撕碎，因為我不懂、我真的不懂，亦不想懂。籠中鳥自以為有朝可展翅高飛，在藍天白雲下飛翔，卻是插翼難飛，折羽於殘酷現實。

「壓軸環節是萬眾期待的即席表演，有請冠軍得主陳一心同學為我們演奏！」司儀一聲高呼把我從失望的深淵中清醒過來。放眼台上，那名只約十三、十四歲，明顯比我年輕的女孩顛顛巍巍地踏上台階，不禁暗忖這女孩的臨場經驗一定不及我，我倒要研究她是如何奪去我的「希望」。

她閉上雙眼，雙手一個作勢，指尖落在弦線之間。輕輕撩繞，幾個音韻清脆傳來，是引子的俐落，我彷彿被帶進歌曲中，數番撥弦後，她右手起了一個源源不絕的搖指，左手配合着右手的律動，在弦線之間反覆來回，添上層層起伏伴奏。起伏不斷間奏如描繪着那延綿不絕的流水，緊緊扣着我的心弦。一曲既終，那洋溢的情感仍縈繞在心頭，填滿了我內心的

空蕩，撫平了我的怒憤，我緊緊的雙手也慢慢鬆開了。

頓時，腦海浮現了那一句話，「演奏情感空洞，音符沒有靈魂。」我懂悟了。原來之所以彈奏不出打動人心的樂曲，不是在於指法技巧，不是在於節奏準確，而是在於那顆對音樂的初心。驀然回首，我一路走來，執着那獎盃，榮耀與讚美，我被他們沖昏頭腦，牽引情緒。曾幾何時，我也像她般全然投入，享受在音符之中。可惜，過份的執着使我不再享受彈奏古箏時那份樂在其中，自得其樂的自在。一隻小小鳥，只想飛得更高更遠，又何有囚籠之枷鎖呢？

落敗也不全然是壞事，反而能教我自省，早日主動尋找那遺失的初心。思緒沉澱後，我不禁喜出望外，有什麼比重拾初心更快樂？曾以為振翅高飛是人生的唯一意義，可原來飛翔的理由從不在天上，而是在於拍動翅膀的那一瞬，傲翔天地間的悠然自得。

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」我握着古箏上的評分紙，不自覺間，露出微笑。

評語：人物描寫手法佳，情感深刻，道理發人深省。